

· 学术通讯 ·

## 给《非理性及其研究的可能性》 一文作者的信

夏军教授:

我读了您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3年第4期发表的《非理性及其研究的可能性》之后,很受教益。因我在近年来一直在探索思维科学的问题,感到人的思维也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。今将所见陈述如下,向您请教。

一、我完全赞同您说的:要区别非理性与非理性主义,后者乃愤世妒俗之议,不足取,但应在社会学中加以研究,搞清其来由。

二、非理性可分为两大方面,因人的行为有先由大脑发出指令或不通过大脑之别。这后一方面是非理性的,如1.日常有许多由植物神经控制的动作,像人开步走后,就走下去,腿脚动作是“自发”的。2.人也会因一时感情冲动而做出行为,也未经思考。

三、就是经过大脑思维的产物,也不见得都可以称为理性的,因为我们把理性说成是讲道理,能说得清的东西。而要说清、讲道理就必须用逻辑,即大家公认的推理规律,或说必须用抽象思维(逻辑思维)。这只是人思维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,而这才是地地道道的理性。

四、大脑活动,除抽象思维(逻辑思维)外,还有1.做梦,即梦境——这是心理学的研究领域;2.形象思维或直感思维;3.灵感思维或顿悟思维。以上三种大脑活动都说不上说理,所以也是非理性了。

五、梦的研究在心理学中是个大课题,因而也是非理性的大课题。

六、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重要性:在科学技术领域中,这两种思维是发明创造的动力,没有它们就不会有科学技术的突破。大科学家如 A. Einstein 就明确表示过,创造并非逻辑推理之结果,逻辑推理只是用来验证已有的创造设想。

七、文学艺术更是以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为其全部活动的本质。文学艺术的创造是如此,文学艺术的欣赏也是如此。中国的文学艺术讲究意境,如王维的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,复照青苔上”,如韦应物的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。意境的创造,不论在作者还是在读者,都不是靠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。

综上所述,非理性的研究决不亚于理性的研究,不论在其内容的丰富,还是在其重要性。忽视它是错误的。因此我向您祝贺,您写了一篇好文章!

此致

敬礼!

钱学森

1993年8月8日